

不存在的照片

Jamais vu

樊小纯 著



# 不存在 Jamais 的 vu 照片

樊小纯（著）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不存在的照片 / 樊小纯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229-13007-7

I. ①不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2623号

## 不存在的照片

BU CUNZAI DE ZHAOPIAN

樊小纯 著

策 划: 鹭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徐宪江 伍 志

策划编辑: 王春霞

责任编辑: 王春霞

插页图片: 樊小纯

营销编辑: 张 宇 初 晨 胡 刚

责任印制: 杨 宇

装帧设计: 孙晓曦@PLAY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[bjhztr@vip.163.com](mailto:bjhztr@vip.163.com)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[cqchs.tmall.com](http://cqch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 5.375 字数: 80千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7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- 1 捕获的徒劳 4-9
- 2 失去秘密的图像 10-15
- 3 Jamais vu 16-23
- 4 框与悖论 24-31
- 5 罪与掩藏 32-37
- 6 借来的时间 38-43
- 7 规则 — 破坏 — 让步 — 驯服 44-49
- 8 流动的确定性 50-55
- 9 世故的天分 56-63
- 10 可迷途之域 64-69
- 11 裂隙 70-75
- 12 精神活动 76-83
- 13 基于信任的背叛 84-89
- 14 指向的反转 90-95
- 15 没有拍下的照片 96-103
- 16 对微小情趣的批判 104-109
- 17 降落困境 110-115
- 18 像即兴爵士一样 116-121
- 19 屈从与宽慰 122-127
- 20 持续不停地对焦 128-137
- 21 非暴力观看 138-145
- 22 保持一个没有见过的永恒 146-151
- 23 时间不会白白流过 152-157
- 24 走投无路的到达 158-1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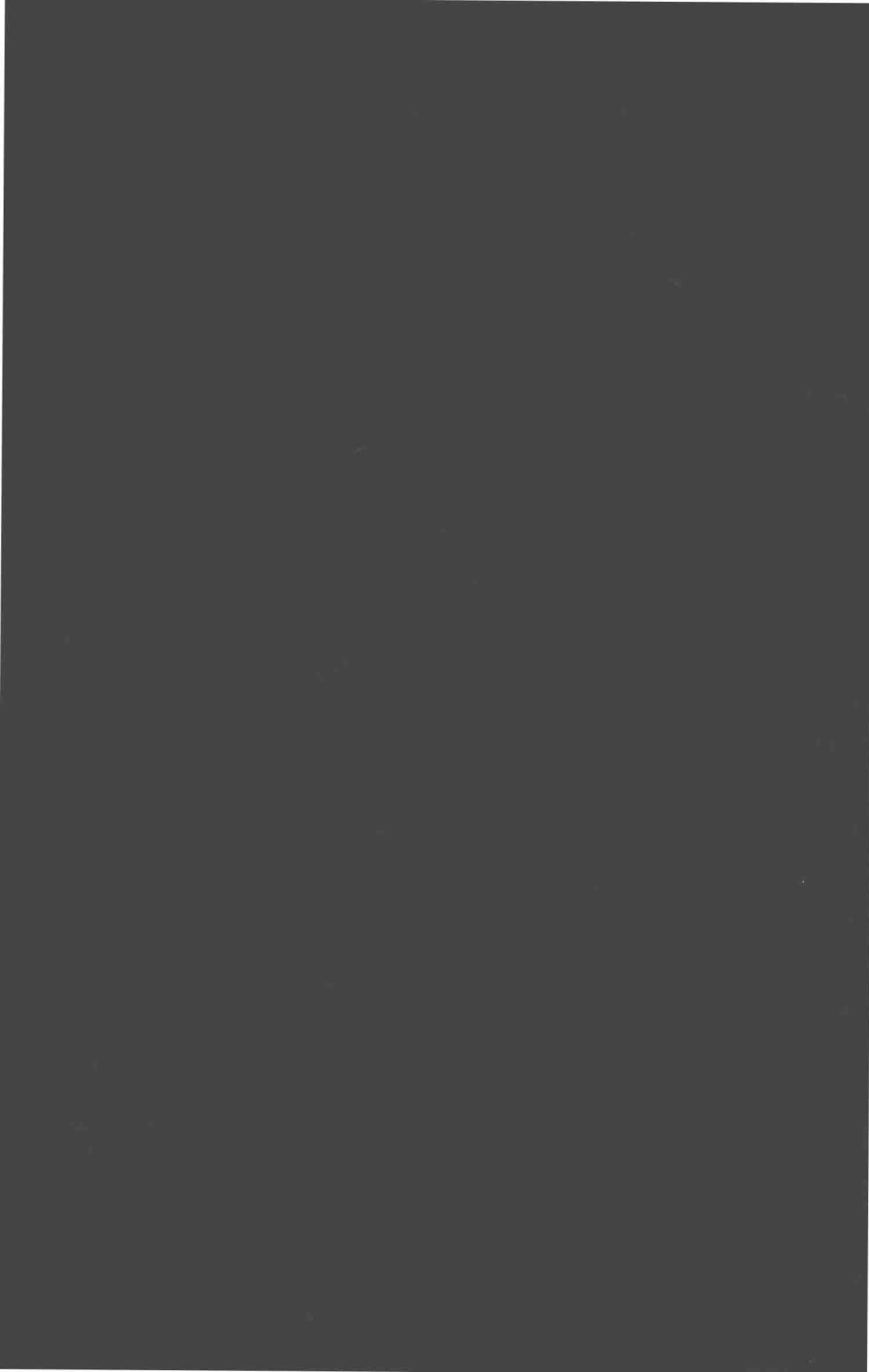
Auf Wiedersehen 166-170

# 不存在 Jamais 的 vu 照片

樊小纯（著）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- 1 捕获的徒劳 4-9
- 2 失去秘密的图像 10-15
- 3 Jamais vu 16-23
- 4 框与悖论 24-31
- 5 罪与掩藏 32-37
- 6 借来的时间 38-43
- 7 规则 — 破坏 — 让步 — 驯服 44-49
- 8 流动的确定性 50-55
- 9 世故的天分 56-63
- 10 可迷途之域 64-69
- 11 裂隙 70-75
- 12 精神活动 76-83
- 13 基于信任的背叛 84-89
- 14 指向的反转 90-95
- 15 没有拍下的照片 96-103
- 16 对微小情趣的批判 104-109
- 17 降落困境 110-115
- 18 像即兴爵士一样 116-121
- 19 屈从与宽慰 122-127
- 20 持续不停地对焦 128-137
- 21 非暴力观看 138-145
- 22 保持一个没有见过的永恒 146-151
- 23 时间不会白白流过 152-157
- 24 走投无路的到达 158-165

Auf Wiedersehen 166-170

214



## 捕获的徒劳

一开始天与海都是蓝色  
天空浅蓝海面深蓝  
然后天空开始多了一些云一些翻涌  
海底也翻涌 黑色的翻涌  
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它们想有一些交换  
它们绕过海平面  
在空中交战起来  
谁也没有赢过谁

## 不存在的照片

Dear R

我喜欢自己组装相机。如果我有个独特的相机的话，我的照片也会特别一些。

相机就像自己身体的真实延伸，而谁又想让一个陌生人来决定这种延伸，或者大批量制造这种延伸呢？记得刚入行的时候，我在工作室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处理我从二级市场买来的旧相机，一些二三十年代的相机，还有五十年代晚期的相机。那些相机的确有些精巧的设计，但实际上依然没有一个能让我感到满足。

而我最终明白，除非是我自己设计镜头，不然没有一个镜头能够满足我的要求。于是我开始研究光学，研究镜片制造，有了从零开始造出镜头的愿望。我想要个清晰的不带畸变的镜头，但同时又葆有一种柔和。我想要这个镜头捕获那些大批量生产的镜头所不能捕获的事物，把这个三维的世界转为二维，并同时保留事物的本然状态与本质存在。我希望我的照片能拍到肌肤之下的东西，并清白地显现出一个人的内心。即使我对着一块石头在拍，我也希望这块石头能够展现自身，去无声地剥落它坚硬的、不变的外壳，并映照出它的真实本性。我想要一个看得见真实世界的镜头，而不是看到那个被我们有限的视域遮挡的世界。

人类为了确保存活，眼睛是这样进化的：寻找猎物或者辨识捕猎者，发现危险，或者探寻异性之间的一些视觉吸引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延续后代的伙伴。但是人类的眼睛并没有进化成一种能看见宇宙的真实本性的眼睛——因为这不是一种首要的有用特性。我需要一种镜头，让我能有机会像上帝一样看着人类。

这是我的白日梦。但没有人说不可以做白日梦。

曾经我拍过一个采访，访问发现暗物质的诺贝尔奖得主。他验证了一个看上去不成立的估算——宇宙正在加速扩张。爱因斯坦曾经到达过这个结论，但他没能确定，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方程式。

暗能量解释了这一点。

宇宙是由 70% 的暗能量和 26% 的暗物质组成的，余下的人类可见的宇宙只有 4%。他是这样描述的：如果你在夜间飞过一片海洋，你看下去，只能看见海浪的白色边沿。你会认为那就是全部了。你不会看见巨大海洋内部的海浪。白色的边沿是我们所见的——就像这星球、这银河系，等等。但那只是 4%。余下的就是那黑暗的海洋，那些暗能量与暗物质。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而我知道照片拍不了这些东西。

## 不存在的照片

你说过，你总是在回看中学到更多，而不是拍摄时。因为回看过去的照片时总有一份伤感。照片的气息尚未被完全稀释，人不带着选择的意图与目的，只是在观看中把失败的消息传递下去。

我的伤感在观看自己拍的照片时出现，因为我从来都觉得它们不够好。或许它们永远也不会好。它们想抓住一些不能被抓住的。

抓住，错误的词语。就像我们说要抓住过往的回忆。

他人的心灵对自己来说是个横切片，自己的心灵是混沌的变量。去懂他人的，即使只是一个切片与瞬间。因为我们永远到达不了那个切片的先前和以后。但不要去懂

自己的。对自己的命运使用理性，到最后都是输的，而直觉怎么都没有输赢，只有准确与否。

我期望在日常里植入循环。但我放弃用理性去判断我自己。不然这生活过不下去。直觉才过得下去，才有力气醒来。德语里 Intuition（直觉）是阴性的，而 Instinkt（本能）是阳性的。是否因为后者更接近身体，更先天？有个挪威人告诉我 Intuition 是个希腊女神的名字。我没有去确证。

如果说，真有“后天长成的先天”，或许我会期待这一点。

其实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是对我敞开，有多少是你保留的。有时我以为你对我是全然开放的，就像绵延的田野，或者高阔的天空。而有时我感到一层层密集森林，我只能看见我眼前的那几寸。可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激发人的。

友谊是给对方最大的理解与自由。这是互相的。人的一生有这些那些的牵扯，但能够有宽容、慷慨、纯粹的友谊的机会并不太多。但总有一些友谊是这样，让人感到一些对手感与陪伴。

W

记于 Lafayette St.

224

# 失去秘密的图像

像拍一个人一样拍雕像  
像拍一个雕像一样拍人

这不是克里斯·马克告诉我的

Dear R

有一天我在读布列松。他说，有两种摄影师，一种拍出好的负片，一种拍出好的照片。

这和我想的一样。有一些人永远要在技术上达到正确，但是有些人追逐的是状态的正确。我要的是后者，前者是我的辅助。我一直认为，模糊的模糊可能是精确，而精确的精确，很可能是尽头。

新的艺术形式、观看方式的降临，增加了人们观看这个世界的可能性。高分辨率，高速摄像镜头——这种对自然的时间以及自然的观看进行放大、推近、定格、延展、扭曲的创作行为，实质是我们这个时代向时间作伪证的新的方式。

在绘画过程中，只有当这一笔下去，是回应本质的，这一笔的清晰才是有效的。我们所见的清晰，更多的是无效的清晰——清晰作为一种泄露，使事物失去遮掩。越来越多的解剖就是越来越少的秘密。信息被挤压，想象空间被压制。清晰是一种焦虑。清晰剥夺了临界状态。



技术自身的裂变与迭代的速度，是无可阻挡的。我们的感官正迎向新的开关，以及阈值。瞬时的愉悦与恐惧都会被进一步激发与计量。会来的，这一天。但如果我们随时都能触碰感官的极限，那么这样的感官也一样会被取消，因为它们不稀罕了。

在技术的时代里，我的厌恶总是数不尽。我厌恶因无根的概念而生成的艺术，厌恶轻巧的创作缘由，厌恶投机的艺术行为。厌恶愚蠢的策展人和画廊，厌恶某些艺术家。或许我是古典的，或许我并不能从这个时代获得我倾心的那种愉悦。

我有时候在想，人类是否正面临这样一种伦理困境：当视觉图像清晰化的技术水平超越了自然人类能负荷的程度，人便逐渐放弃使用自身的视觉机制（视网膜传导大脑），而选择芯片传导图像信息的机制。技术把人驱赶至肉体的极限——要求眼球接受更高的帧率，以此获得更多的信息。人类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选择——维持自然的肉体还是进入下一种观看方式——基于硅元素的观看。

当新的观看境遇出现时，人如何安置自己的目光呢？清晰化以后，什么被确认了，什么被禁阻了？技术是否延展了人的自然人部分，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经验？或者说，技术是否成了被赋予思想的义肢？这其中有没有一种边界？人如何面对自然人经验与新经验交织在一起的存在状态？这些问题，是我一直在思考的。带着一些惶恐，当然更多的是好奇。我好奇未来我没有机会看见的世界。我也嫉妒未来我没有机会看见的世界。